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雜記乙集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陸潮愈

# 建炎雜記乙集卷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 財賦

### 廣西鹽法

廣西鈔鹽之法詹體仁所請也體仁嘗謂廣西漕官般鹽之法有未便者故欲以客鈔易之及入為起居郎乃薦浙西安撫使幹辦公事胡庭直令往廣東西與帥漕

及西路提舉等司詳議鹽法淳熙九年二月庚戌也其冬庭直使還與廣西運判兼提鹽王正已廣東提舉常平茶鹽林析共奏官賣之法甚為害民客鈔誠為利便而庭直又自言二廣須行客鈔之便通以九十萬緡為額廣東十萬籮一百斤為一籮正鈔錢五十萬緡廣西十萬籮正鈔錢四十萬緡及廣西行官賣法而廣東除去逋入廣東之數二萬五千籮耳惟廣西不立額故令所賣為一十萬五千餘籮不產鹽十六州賣七萬五千八百餘籮　產鹽五州賣一萬八千四百餘

糴　海外四州賣五千五百餘糴　前任漕臣梁安世又粥賣淹造鹽一萬五千五百餘糴皆科抑也今通行額鈔廣東可九萬籮廣西可六萬籮仍增收漕計存留鹽本改指通貨兩路可得二十八萬餘緡十五萬緡兩路增收漕計錢六萬餘緡兩路存留鹽本改指通貨錢三萬緡　東路存留鹽本錢二萬一千緡　東路九萬籮內有西客改指請東鹽者以二萬籮為率每籮依東客改指西鹽例納通貨錢七百文計上件一萬八百緡東鹽六萬籮上每斤增收西路漕計錢二文二分計上件合西路正鈔錢三十萬緡為五十八萬緡可充廣西漕司一歲之用既而漕司又言此舊行鈔法之時有增支錢十八萬緡未有補足庭直乃奏乞廣東為十萬籮廣西八

萬籮詔吏部尚書鄭少融與給舍施聖與宇文子英葛楚輔及體仁詳議議者皆以為可於是檢正官王成之都司陳安行謝務本王吉老擬定如庭直所乞十萬八萬籮之數仍嚴私販之法重官鬻之禁既命南庫戶部廣西帥憲司湖廣總領所歲共損二十萬緡以補廣西漕計之闕（戶部合得廣東鹽司錢一萬二千餘緡改起西漕之南庫撥償免西漕錢三萬緡令戶部科降廣西合起鄂州大軍錢十萬緡免起解令總所合通融廣西詔發廣東鄂州大軍錢二萬五千餘緡令廣東於正鈔錢內起解廣西憲帥司合得錢七千緡並免樁廣西漕司一年雜支錢三萬緡令節省一萬）又出祠牒會子

四十萬緡貸漕司為歲計之用會子二十五萬緡度牒三百道計十五萬緡

詔可其年十二月乙亥也後數日擢庭直太府寺丞又有數日廣東提舉鹽事司行其法明年正月體仁亦除吏部侍郎四月詔以體仁陳奏二廣利害深知民瘼除武英殿修撰知靜江府旋遷敷文閣待制十五年三月又詔以體仁宣勞累載陞敷文閣直學士廣西窮遠自乾道以来鹽法更變不常凡商人之稍有資財者皆遷徙而去商販既不通官般又罷而軍食遂闕廣東提鹽

韓闢首陳其不便事下安撫司十年十月戊子日庭直時以陞本路運判兼提鹽司二人初不為之變也久之又併廣東西鹽事為一司十二年十二月甲子通以十六萬五千籮為額廣東九萬五千廣西七萬體仁尋奏言累年詔責之數通不盈十三四萬籮乞減為十五萬仍罷通貨錢以便商販從之十三年九月乙巳蓋自行鈔法五六年間州縣率以鈔抑售於民其為害愈甚於官般之日人甚苦之其秋胡子遠為侍御史首論廣東鹽鈔為民深害皆由議之附下罔上文過

遂非固位患失甘心害民以至於此乞行鐫黜正其欺罔之罪上諭以當先易帥臣徐議鐫黜三省擬用顧彥膚公上曰負荷不得可別選人樞密院黃德潤留仲至繼奏事上曰廣西帥須得平心人為之庶幾不至輕易改法如賈逵平穩可用近有微疾潘景珪有才亦穩卿等更與丞相議之既而賈潘皆以毋老辭議久不决子遠亦上疏言之周丞相乃奏以應孟明知靜江府名體仁赴行在上因言廣西鹽法利害相侔如侍從中

有人亦主客鈔仲至曰臣久在廣中備知利害事關西
路若經改法即两路紛紛須且因其弊而救之上曰令
除孟明與議之為代朕當親札與之止可舉偏補弊未
可輕易改法時九月甲寅也子遠再奏乞寢體仁名命
上賜親札云已差應孟明詳究利害事寔以聞所以不
令朝辭正恐奪於臺臣議論使之掣肘不能平心處事
若鹽鈔果害於民議之豈得輕恕乎孟明至官首奏本
路見今以鈔鹽抑勒民户流毒一方且都鹽司不支本

錢鹽丁散走入户多有請鈔而未得鹽者又人户以産業抵當請鹽鈔亦有已業既盡借荒田砧基以充要約者不若復舊法漕司官般官賣以解愁怨十六年正月壬寅進呈上謂大臣曰始議此行事時先遣胡庭直往體仁非不詳審往往止是符同議之之説令為所誤宜令孟明條具更改如人户有未支鈔鹽須令盡數支還令不可復失信於民丙午詔體仁予在外宫觀從所請也先是朱晞顔除廣西小漕入辭上諭會同孟明審究

鹽法利害晞顔奏今鈔以容為名寔無容商乃强税産
之家使之承認至於破産而後止况静江官般之時每
斤百文自變為容鈔每斤百三十文尚何使民之有利
子遠乃見上乙重黜體仁乃從兩司所奏依舊法行下
丙辰詔體仁落職學士罷宫祠送袁州安置擢知瓊州
王光祖為都提舉廣南路鹽事同帥漕二司一面措置
毋致再有科抑之弊仍截撥本路諸州應起湖廣歲計
錢十五萬緡補助今年之用除髙雷化欽㢘五州責二

分鹽外令官般官賣廉州鹽每斤二十二文主戶月賣三斤客戶二斤寡婦一斤半　雷州鹽每斤三十二文每年主戶一丁食鹽十二斤客戶減半　化州吳州縣鹽每斤三十文石城縣鹽三十五文石就縣三十八文每斤主戶一丁食鹽二文電白縣四十文信宜縣四十五文　欽州鹽每斤四十五文上戶月賣二斤中二斤下戶一斤半餘鹽令東路漕司歲賣七萬五千籮充上供紹熙元年冬用廣西提刑吳宗旦之請額損五州鹽直鹽數又用廣東提舉劉烜文之請減鈔鹽一萬籮戶部奏如是則暗失經費六萬三千餘緡然光宗不之靳也二年秋廣東復言六萬五千籮猶有未售者乃又

減五十籮蓋廣東湖惠南恩三州既自產鹽而官復般賣由是往往計口抑售於民自紹熙以後朝廷暗損經費十萬緡而科抑少減矣

四川石脚井

眉之彭山丹稜嘉定之洪雅等縣皆有石脚井筒其實硝也在多悅者謂之山門彭山者謂之瑞應此二井尤盛然必得隆榮諸井之鹵對煉而後可成鹽隆榮諸井煎鹽既成其水之尤苦冽者棄之不用煉而成餅食之者得泄利之疾官未榷鹽時

小民或私煎求利元豐三年立法禁止崇寧初張天覺為尚書右丞建遣成都府路常平司勾當公事乃居體兼措置兩川卑之鹽榷天覺罷尚書省言丹稜洪雅等縣多有石脚若鹽不堪食用乞依元豐法禁人開煉併罷居體從之三年十一月戊寅也紹興中瑞應鄉民户始有盜販鹵餅拌和硝石煎成小鹽低價以售者有司因為拘榷凡三十六井歲輸官錢萬七千餘緡既而總領所以為不便言於朝復行栈閉而以其課額均於隣

近嘉榮隆簡四州之井户謂之石脚錢紹熈二十四年也及嘉定五年多恱之民有犯法私煉者州既抵罪制置大使聞之即遣秉義郎新䕫州路兵馬都監楊仲端往山門措置其年九月也自後月得小鹽一萬五千斤皆不用引鈔徑行發賣歲費息錢一萬九千二百緡然鹽既苦惡不可食率以抑售市居之人盜煎私販者因亦肆行官不敢問議者謂元豐立法者參知政事蔡確也崇寧禁止右僕射蔡京也財用流通可以大有為而京

確所不為則失之矣

東南收兑會子

自曽欽道為版書欲急見理財之效始與提領會子庫官陳彌祚李若水共議依川錢引例立畧每界一千萬緡兩界相沓行之久矣其後每界增為八千一百萬緡至第七界又增為二千三百二十三萬緡開禧用兵又依四川例亦以三界通而行之第十三界累增至四千七百五十八萬九百餘緡民間折閲滋甚嘉定庚午春

第十一界會子當滿朝廷先期命刑部曾尚書煥等置局拘換於是與其寮奏言第十一界會子為三千六百三十三萬六千二百三十六貫八百文乞鬻爵及出賣沒官并諸色名件拘回舊會許之（嘉定二年五月甲寅降旨）所謂名件凡九一曰打套乳香錢約一百六十萬餘緡（謂榷貨務見在散乳香十六萬七千七百餘斤可打一百萬二十套每套價減錢一百文作一貫六百文）二曰出賣諸路沒官田價錢約一百二十二萬餘緡（謂戶部具列諸路未賣官田計價錢一百二十二萬七千四百三十六貫九百文限三月許人戶以第十一界會子永買也）三曰出賣

告勑綾紙補帖一千四百道計價錢四百四十萬緡謂廸功郎告每道一萬貫承信郎告八千貫進武校尉綾紙四千貫進義校尉綾紙三千貫以上四色各降一百道上州文學勑每道八千貫助教告每道五百貫已上二色各降二百道進武校尉帖每道二千貫不理選限將仕郎綾牒一千貫已上二色各降三百道四曰左右選轉官循資告九百四十道約計價錢三百三萬餘緡謂宣教郎轉通直郎一官計七千貫承務郎至宣教郎每官五千貫已上二色共降一百道訓武郎轉武翼郎一萬貫修武郎轉訓武郎五千貫已上二色共降四十道選人循資每員三千貫共降四百道承節郎已上轉官每官四千貫承信郎轉承節三千貫已上二色共降四百道五曰封贈冠帔勑誥六百道計價錢二十八萬

緡謂生封安人誥每道一千貫孺人誥八百貫已上二色各降一百道冠帔勑一百貫已上降二百道贈父母廸功郎承信郎各五百貫已上二色共降一百道追封孺人三百貫已上降一百道六曰紫衣師號帖三百道價錢三萬緡每帖二百貫七曰副尉減年公拘三百道計價錢六萬緡每年一百貫八曰拘榷諸路已降未賣誥勑錢兩項共計一千四百一十餘萬緡開禧二年四月五月兩次拋降四摠領所官誥綾紙勑帖二千八百道計一千一百四十萬貫內湖廣中已賣三十萬五千貫淮西中已賣一萬貫其所收錢亦不曾起發諸路州軍元拋降六百九十八道計三百五十九萬一千貫已起八十四萬五千九百二十五貫五百文已上兩項通計上項錢今仰將已賣錢盡數起發如寔有未賣誥牒等

仰盡數繳中尚書省九曰臣僚奏薦綾紙未見數承務保義郎已上五千貫通事承節郎已上三千貫又禁銅錢毋出都城於是行在會子每千為錢七百諸路州縣纔得其半云朝廷知其壅積遂廢十一十六兩界而以十四界新會收之壬申之冬王釜為湖廣總領亦請以度牒茶引兩色收兌第五界舊會每度牒一道價錢五百緡官賣價八百緡又貼搭茶引一千五百緡許收價仍限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相去遥遠而止置三場收兌小民聞知後人情洶洶市中局肆皆怨嗟

盈路劉德秀為制置使以為不便會總所以第六界新會五萬緡令江陵軍民之兌會者以舊楮二而易其一德修復自出府庫之藏聽軍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懇于朝得新楮十萬緡蜀中收兑舊會凡用坐庫黄金二萬兩白金九十七萬兩故能收千六百七十萬緡而民不甚病湖廣則無之此其所以用茶引也余嘗考紹興之初東南餉軍皆用見緡是時僭偽縱横寇盗充斥軍費多矣然未聞有錢乏之患自紹興末年錢處和赧行

在曾子於時王珏亦用之於湖北諸州今未六十年而公私之見緡存者至少蓋楮券盛行而銅貨積而不用是以日泄而日耗也論其咎端自兩人始至于曾欽道沮孝宗收換之策以貽後来不可救之患尤可歎也後生不知源流本末故詳識之

## 四川收兌九十界錢引本末

嘉定元年冬四川總領所收兌九十界錢引元年十一月二日先是四川錢引以二年為界每界書放之數止于一百

二十五萬崇寧後陜西邉事起泛印增多而引法壊大觀間盡罷之仍詔以天聖書放之數為凖建炎初張魏公出使復以便宜增印自後因循不至嘉泰末兩界書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緡通三界所書放視天聖祖額至六十四倍逺嘉定初每緡止直錢四百已下議者患之總領財賦陳逄孺乃與僚屬議出庫筦金銀度牒與民收回半界金每兩六十緡銀每兩六緡二百度牒每道一千二百緡度軍官所藏可直一千三百萬議論凡數

月至是忽行下諸州聽民間以舊引輸官課及赴利州市金銀期以歲終官司毋得受榜出民大驚先是總領所歲受諸州縣金銀例多虧因下其補虧之數乃以錢引折納令項收支而庫管金銀虧下如故民間頗知其事又四川諸州去總領所遠者至千數百里而期限已迫往來或不及且受給之際吏緣為奸折閱已甚於是單丁弱客皆不敢行一引之值僅售百錢咨嗟怨泣其聲載道後旬制置使吳德夫乃揭榜除收兑一千三百

萬引外其餘三界依舊通行使用又檄總領所分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兑舊引民心稍定時宣撫司方與總領所叱故移書東南以為德夫沮壞其事論者亦但謂錢弊專屬總計臺制司無所預繇是不直德夫云

四川收兑九十一界錢引本末制司科并户官資鈔

陳逢孺既收錢引半界而引直僅為鐵錢五百有奇若關外用銅錢每引止直百七十二錢而已制置大使安

觀文忠之庚午春議欲復收半界提舉茶馬張東父名震龍游人嘗為軍器監首出馬價剩錢一百萬緡為助大制司益以二百萬緡既而遂欲盡收九十一界錢引二千九百萬緡其千二百萬緡合諸司之力餘七百萬緡令民間引每百引貼納三十引收兑逢濡謂三年三兑失信於民且貼頭太多民有折閲之患不如量力止毁九十三界新引千二百萬緡如此即止餘兩界通行公私皆受其利安公怒即榜諭軍民以為九十一界錢引係前宣撫程

私增印五百萬道所以錢引價低軍民皆受其弊今使司措置與茶馬兩司收鑒五百萬外餘二千四百餘萬合係總領所以新引收兑自七月十七日以起如支軍人折估並合以新引支遣如欲支舊引即合支貼頭錢所有九十一界錢引自十月以去斷不行檄使至逢孺堅持不行安公益怒六月辛酉逢孺慍即以印付屬官稱疾中大制司乞致仕先是誅曦之歲副宣司遣官劄刷四路錢物得五百萬緡以助總所贍軍已三年矣至

是或言講和罷兵減汰之後用度日省總所歲計已是有餘當還制司元日所寄五百萬緡以備對鑿參議官毛伯玉名濮瀘州人時新除路提刑等調護久之卒兑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萬緡其一千二百萬緡以茶馬司羡餘人夫空名官告總所椿管度牒金銀對鑿餘以九十三界收兑又創造九十四界錢引五百萬緡以收程東老所增之數應民間輸納者每引百貼納八千蓋二司之説並行然總領所收兑舊引皆以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

銀三分銀色下而秤虧官吏因以為利其實每舊引百帖納二十引乃得之應民間已用舊引輸官者總領所復却還令兑新引卒不能守其初約也所謂大制司二百萬緡者其年以三路鹽井户月額每三萬斤科賣不理選限將仕郎一道計值千緡三路十七州共賣一千道計直百萬緡其年則以給賣没官鹽井舊民户没官之井自建炎以来依坊場法召人買除引息土産税錢外量增課息嘉定元年逢孺乃從總領所令民為永業

得錢十萬緡至是大司以爲計司過於求酬未當直再召人實封投買又得錢近百萬緡初不令悉輸舊引子官以充對周文人後潼川劉師文侍郎申明後令自十二月以後盡輸新引蓋自元年三年兩收舊引凡二百五十萬緡有竒而引直遂復如故向使計司非有椿積金銀之富又安能收此濫而不行之券乎今四川諸郡歲輸黄金千五百兩銀六十萬餘兩而總所大率有收無支當計者謹視而善藏之則子母相權引法終不壞

矣故詳志之

四川總領所小會子

東南會子有四品自一貫至二百蓋便於轉用也川錢引則分一貫及五百而已丁卯歲陳逢孺以用不足始創小會子楊端明為制師深不樂之西川皆不用吳德夫代鎮蜀與逢孺厚下令官民悉許流轉州縣所備場賦輸悉不肯受由是不敢行後但以其五萬緡收兑舊引於劒外諸州已而亦廢是時宣撫司又為金銀會子

後亦不行

四川行當五大錢事始

嘉定元年十一月庚子四川初行當五大錢時陳逢孺總領財賦患四川錢引增多乃即利州鑄大錢以權其弊三年夏制置大使欲盡收舊引乃又鑄於邛州焉利州紹興監錢以聖宋重寶為文其背鑄利一二字又篆五字邛州惠民監錢以嘉定重寶為文其背鑄西引二字又篆五字兩監共鑄

三十萬貫其科例並同當三錢時議者恐其利厚盜鑄者多而總領所方患引直之低則曰縱有盜鑄錢輕則引重是吾欲也方錢之未行也眉人有里居待次者又欲創一監於眉州論者以為丹稜雖產鐵歲額不多而本郡又無薪炭眉山之人亦以為不便上下騷然數月乃罷由是止鑄於利邛二監焉

紹興至淳熙東南鬻官產本末

紹興末黄擇之仁榮守永嘉始建鬻官田之議至乾道初為錢七百萬緡而未售者不及四分之一二年十一月户部奏已賣到五百四十萬貫未賣者一百六十萬貫朝廷仍併營田賣之兩浙漕副周宗言本路營田已佃者九十二萬六千餘畆若鬻之懼失租課四川總領所亦以不便為言乃詔除四川外盡行出賣二年六月後又詔沒官田產除兩淮湖北勿賣外江浙閩廣湖南八路以田計者六百四十二萬畆有奇以地計者二

萬一千畝有奇以屋計者八千四百間有奇共估錢五百十六萬餘緡遂命將作監丞折知常往浙西司農寺丞葉翥往浙東元年五月監登聞檢院張孝貴往浙東主管官誥院周嗣武往江西措置是年四月始限一季繼展一年至淳熙初已折封者僅一百六十三萬餘緡而直之未輸者猶四之一其鬻者尚三百五十二萬餘緡元年六年戶部具到蓋估價之初豪民大姓請囑官吏相為欺隱其已賣者皆輕立

價貫上色之產也而中下之產估價反高是以不售於是言者以為不若且令元佃之家著業納租一歲之間猶可得米數萬石從之尋命諸路權住賣三年二月後數歲復用軍器監主簿陳杞言併營田沙田出賣浙西淮東江西三路元括到沙田凡三百八十萬餘畝議者多以為未可未幾浙西提舉王尚之言平江一郡已有當賣田十萬四千餘畝歲收租二萬石有奇乞别部拘催或遇歉歲得以接濟從之六年十月久之言者

又謂畫礬官田以為常平水旱之備十四年六月事雖施行後亦不究也大抵十二年間所礬官田實不過七百萬

王得和括關外營田

關外營田始於鄭亨仲階成西和鳳金洋州興元府皆有之而洋之西鄉為最其初因兵火後民多失業故募人使耕之量收租利而已休兵日久墾闢歲增營田之家懼官之增賦也每三四歲則率投狀退佃

而賂總所之吏使蠲其租在紹興中歳課十二萬斛有奇乾道末損為十萬至嘉泰初纔八萬斛而已隆州學官張均子和尚為西鄉主簿知其本末即與王得和言之得和分遣官屬八人按行且揭榜諸州縣大畧云營田户所侵官田甚多若按行畆目增立税租所有當數十倍今不欲擾民仰民户自陳增墾之數山田畆收二升陸田四升水田六升而止下户懼皆以實告獨豪民大姓則寖賂行遣胥吏以為無侵

給公據與之由是有鬻公據之謗矣諸大姓既不喜郭子明心欲害其事鳳守某人者大將之弟郭氏之壻也遂激而成之子明亟降榜撫定至欲調兵時官屬行營田者凡半歲費總所錢萬餘緡州縣供億又倍得和始議可增三十萬斛及是所增纔八千斛而麥居多焉未及秋成得和罷去陳日華代之盡返其舊額顆粒不收

關外經量

劍外諸州之田紹興以來久爲諸大將吴郭田塲及勢家豪民所擅賦入甚薄議者欲正之而不得其柄吴氏既破安觀文爲宣撫副使乃盡經量之金州守臣宋子欽曰此州瘡痍甫瘳遑民恐不可盡其利官一入境將散而之四方矣於是除金州外凡興元府洋沔階成西和鳳州太安天水軍二十縣經量之數大抵增多而亦微有所損舊九郡家業凡一千一百五十七萬九千餘緡二稅十四萬五千六百餘石夏秋後錢十五萬七千

餘緡及是經量撫司命别上中下三等以定田之高下分三等而為九則以均賦之重輕而所委官吏務于增多未嘗行歷鄉社躬親履畝往往强令有田之家增認租數而民始怨矣增虧相補視舊籍凡增家業錢二百二十九萬七千餘緡二税三萬五千八百餘石役錢三萬五千餘緡安公辭制置大使表中所謂田廬之均一有倫盖指此也其後代者劉師文言上件所增初非田土之廣袤亦非户口之繁滋於民有害於公無益乞盡行

除免諫官應武緯之亦以為言於是盡復其故焉

龔實之黜三總所錢物

錢良臣以太府少卿為淮東總領龔實之秉政聞戶部歲撥淮東贍軍錢六百九十萬緡而本所歲用六百十五萬緡而已因奏戶部員外郎馬大同著作佐郎何萬年軍罷少監耿延年分往昇潤鄂三總司點磨物錢時淳熙三年九月壬子也會良臣以用不足言于朝乞借撥實之奏令所委官一就驅磨而近習者忍賕賄事覺

極力救之實之不顧十二月方奏總所侵盜大軍錢粮累數十萬實之奏下其事於有司次日御批令具析既又改為契勘俄中旨令良臣赴闕奏事明年正月除起居郎六月除中書舍人又明年四月除給事中六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其為舍人實之去位纔十二日也英州之禍頗有力焉延年時已遷將作監萬年遷著作郎坐實之黨罷去延年六月丙戌罷萬六月甲子罷 蓋延年嘗言湖廣總所錢物有別庫歷所收已行改正故與萬年並遷而大同無所舉

覺二人旣黜之兩月大同乃自密院檢詳文字遷右司員外郎[illegible]翔累年然後補外蓋三司總苞苴賄賂根株盤結其來已久非一日故也

孫大雅獻拘催上供錢物格

乾道初有孫大雅者知秀州以發姦摘伏除直秘閣未踰月大雅又奏書一編凡四卷名曰川郡拘催上供錢物格大畧言本郡上供歲為六十八萬四千緡有奇其窠名有九有歲入者有季入者有月入者臣皆釐為月

入即以所置之籍於次月之旦考其未足者催焉且加討於其吏而次月補矣由是而有拖欠者臣則未之見也此即漢之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貨郡國四時所上日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别之之意臣所領郡元年上供錢六十八萬緡已並入於大農更無拖欠敢昧死以獻二年正月癸酉也奏入詔孫大雅之奏漢上計之法朕謂可行於今令侍從臺諫參考古制進呈會殿中侍御史張之綱以憂去而右司諫汪綃補外於是監

察御史張敦實劉貢言漢雖有郡國上計之制而武帝言十餘年之間一受計于帝郡三受計于方嶽或以三月或以十二月至宣帝黃龍詔書有云上計簿文具而已則在西漢已不能無弊矣况今能盡革其偽乎光武中興歲在正月旦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在列言屬郡計吏則遠者多方在東漢未必皆至况今日川廣之遠其能使如朝畢至乎莫若歲終令戶部盡取天下川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依常平收支戶

口租稅之例並皆造冊正月進呈丞相選一人考覈而名其殿最事下户部權户部侍郎曾懷言諸路州軍遠近不一若取會齊足儹造亦恐後時乞令各州具合法上供錢帛粮斛數目歲終造冊正月遣人投進仍立式行下從之其年三月丁未識者謂臺臣所奏可謂仁言若上計之法果行則公私急廹久矣壽皇卒不施用蓋以此矣

慶元會計錄者始用殿中侍御史姚愈達請命金部郎中趙師炳戶部郎官楊文炳編集三年三月書成

紹興至淳熙四川宣撫司錢帛數

鄭亨仲為四川宣撫副使時本司有隨軍激賞撫養降賜四庫其數夥趙德夫不棄來總計欲盡取之亨仲不與由是有隙及亨仲得罪本司樁坐錢至五千萬詔分撥赴行在餘命總領所拘收乾道三年五月吳信王薨六月復宣撫九月虞丞相入蜀宣撫司隨軍撫養二庫見

在錢引八千九萬緡金五千三百兩銀一萬一千兩帛八千五百匹皆有奇此紹興末吳信王為宣撫使時所儲之數也五年三月虞丞相名七月已巳王公明為樞使入蜀兩庫見在錢一百二十四萬緡隨軍庫一百五萬撫養庫十九萬金八千一百兩隨軍庫七千八百八十餘兩撫養庫二千六百餘兩銀一萬五千兩隨軍庫四萬九千餘兩撫養庫二千六百餘兩帛四千三百匹並隨軍庫亦有奇八年九月王公明名十月癸亥離司兩庫見在錢六百八十九萬緡隨軍六百七十七萬緡撫養一十萬金一萬兩隨軍庫九千六百六

十兩撫養庫三百四十兩銀五萬一千兩隨軍庫四萬九千七百兩撫養庫一千三百兩絹一千八百疋並隨軍庫亦有奇然隨軍庫管朝廷封樁度牒錢四百四十萬緡又有未償茶馬司買馬錢四十七萬餘緡則兩庫寔二百一萬緡也是歲宣撫司迓虞丞相支遣及造罷物共用金三百兩銀六千五百兩而錢帛不與焉十二月晦虞丞相至興元兩庫見在錢六百八十三萬隨軍庫六百七十二萬四千緡撫養庫九萬六千緡金八千二百兩隨軍庫七千八百四十兩撫養庫三百六十兩銀四萬六千兩隨軍庫四萬四千五百兩撫養庫一千五

百兩帛四千六百疋亦有奇淳熙元年二月癸酉虞丞相罷兩庫見在錢七百四十三萬緡（隨軍庫七百三十七萬二千緡撫養庫六萬三千緡）金八千二百兩銀一萬六千兩（細數目乾道九年十二月）絲帛二萬三千四百疋（隨軍庫二萬二千四百二十疋撫養庫九百八十疋）亦有奇蓋增虞公所携度牒直一百五萬視王公明時減五十萬而無負茶司錢宣撫司可用之錢大率二百萬緡爾是年三月丙申鄭仲一出使七月丁亥仲一復為叅知政事應本司見在銀錢物帛總領官趙和仲公說盡數拘

收令項椿管仍令湖廣總所遣屬官一員同本官紐計
除措八月庚午又命宗正丞李叔珍珪兼權户部郎官
往興元拘催宣撫司錢物赴行在虞公之將没也奏言
拘籍到總領所積年歲用外金錢七百九十餘萬緡合
本司所積為一千二百六十餘萬緡故命取焉十二月
壬午復置宣撫司以樞密沈德之為使見拘收本司但
於錢物軍趴等依舊歸還尋又詔應于舊屬軍中塲務
並還諸軍宣撫司毋得取命下沈樞大不樂時湯朝美為右

司諫復奏罷宣撫司二年六月庚戌從之於是吳挺已為興州都統制置使利源多為所擅前後二十年財帛不勝計矣

## 四川榷管物錢

祖宗時蜀中上供正賦之外惟有三路絹紬三十萬疋布紬七十萬疋每疋為直三百文而茶鹽酒皆未有管榷是上供之外一歲供於他方僅三十萬緡也絹直九萬布直二十一萬自元豐榷茶歲為百市馬以赴中都而所出已三

倍於祖宗之世矣炎興以後關陝之兵轉而入蜀歲用率三千萬緡則民力大屈然猶有可諉者曰兵以衛民亦蜀用也而養兵之外又有竭澤者焉樓仲耀宣諭陝西於四川無須也乃取蜀中金四千兩銀二十一萬五千兩絹八千疋錢九萬緡錢引一百萬其歸也遂以爲激賞庫之獻此其一也紹興九年八月丁卯行府歸來鄭亨仲之罷宣副也諸庫之儲近五千萬制置司僅留二十萬緡餘分撥赴行在者不知其數此其二也十八年五月甲申指揮王瞻叔

之括白契也得凡四千餘萬緡而蜀中大擾沈德和言於朝初命總領所椿管既而吳挺乞撥其若干買進馬隆興二年十二月丙申指揮又撥一百五十五萬緡赴南庫乾道元年五月辛亥指揮又撥五十萬緡併赴湖廣乾道元年十月己丑指揮最後曾欽道又乞撥所餘二百六十五萬餘緡赴西庫乾道二年三月壬寅指揮而蜀中不復得一錢矣此其三也實錄初書四川總領所所拘収白契稅錢四百餘萬于內支撥令吳挺買馬次書于見管三百八十餘萬貫內撥一百五十萬赴南庫次書湖廣總領司馬綽奏已承指揮取撥四川白契錢一百五十萬貫乞更撥五十萬從之最後乃書曾懷言白契錢

已支使起發外有二百六十五萬餘貫乞盡數起發以此計之前後總為六百十五萬緡而買馬錢不預與元椿管數不合今細考湖廣一百五十萬恐即是南庫改撥窠名而司馬緯續乞五十萬疑雖得旨而未曾起發蓋二次實起過四百一十五萬餘緡見所謂三百餘萬緡者疑是初令吳挺取撥二十萬買馬先豁此數後來不曾取撥故猶餘二百六十五萬也

虞雍公之薨也宣撫司椿積及拘到總所歲用外錢共為一千六百二十萬八百三十餘萬椿錢積七百九十餘拘到初遣戶部郎官丹稜李珪叔珍奉使起發淳熙元年庚午指揮叔珍持不可上頗難之會復置宣撫司事得暫止十二月辛巳既而宣撫再罷乃命總領所椿管二年六月辛酉指揮淳熙

初龔實之丞相事始奏損四川緡錢之贍湖廣者四十七萬緡以減酒課（三年六月）既又暫損其餘一百十九萬緡者凡五年以為邊備（四年二月）自是計所樁積稍充光宗登極又因劉德修少監有請再損三年之出凡四百六萬八千緡（每年一百三十五萬又與淳熙四年之數不同當考）對減鹽酒重額錢即此錢也（淳熙十六年四月已巳指揮）然四路常歲實發止六十萬緡而已又以買發物價計之折閱中半僅為三十萬緡楊嗣勛時總蜀計又樽節三十萬緡以益之自紹熙癸丑

以後對減九十萬緡之數以為常迄開禧丙寅凡十有四年蜀人霑減放之恩無慮一千二百六十餘萬光宗之施博矣

四川宣總司抗衡

四川計司舊屬宣撫司節制鄭亨仲在蜀久知秦會之惡其專始命趙德夫以少卿為之自是二司抗衡開禧用兵程松吴曦並為宣撫韓侂胄急於成功遂有節制財賦指揮且許按劾於是計司拱手及安觀文為宣撫薦陳

逢孺總賦逢孺事之甚謹時蜀計空虛而軍費日夥宣司為之移屯減戍運粟括財計司實賴其力後以兊引事稍有違言逢孺不敢劾也王少監釡子益代陳總計先請于朝尚書省勘會軍政財賦各專任責權臣前降節制財賦指揮合行釐正於是二司始悟未數月二人交章乃論專恣因以子益為湖廣總領

四川總制司爭鬻鹽井

王子益之總計也制置大使奏乞減三路兵籍以八萬

一千人為額有闕乞招填額然兵籍舊人八萬九千人曦亂後僅存七萬餘人雖云减額八千若盡招填補實增萬人矣會朝廷泛行下三衙江上及四川諸軍覈實議填虛額遂止三路官井舊法令人承煎自軍興後總領所已依官田法召人投買得錢數十萬緡大使司以為未及價復買之又得錢百萬緡入制司激賞庫王子益以為失信檄止之大使司乃以總計所負制司廣惠倉米三十萬石言之於朝子益議遂格

嘉泰補糴關外椿積糧斛

關上積粮八百餘萬斛然陳陳相因庾吏卒全其局鑰相以授受至可食者則無幾嘉泰甲子正月有言此境增戍積粮者朝廷下制置司遣官盤量且令除其腐敗折閱之數所有累界官吏失點檢之罪並槩豁免時陳日華曄總賦遂降度牒三萬五千道下總所收糴補填焉

四川宣撫司科對糴米

丁卯十二月宣府副使司檄東西路漕司各糴米二十萬斛夔路漕司十萬斛制置司抱認於成都府糴十萬斛並遣官運送沔州制司屬官見之皆忿曰我北司也乃為若市米耶楊端明曰理不可拒第徐為之圖可耳時宣撫司方科民户對糴米乃報以抱認六萬斛其半本府坐倉其半九縣對糴既而楊公名歸事亦遂已對糴米者紹興初有之休兵後罷去盖每民户下乃税産一石則科糴亦一石此所謂之對糴焉

兵馬

沔州十軍分正副兩司事始

沔州諸軍自昔為天下最盖御前諸軍惟蜀中有關陝之舊而武興之衆至六萬人分為十軍其間摧鋒蹈白二軍又沔軍之最勁者也自淳熙以後不除副都統制郭子明為帥朝廷始用王大節曦至罷之曦誅安觀文奏復此官以授李好義命下而好義已死既乃用王喜為之盖王喜專兵宣司欲殺其權故也始朝廷命宣諭

使吳德夫來議分十軍以屬兩將俄喜罷去宣司將移司益昌方以李貴自衛乃奏副都統制自河池移司利州貴自中軍統制官陞充副都統制未行副宣撫移知興元府復命貴為興元都統制而蘄州防禦使諸邦寧代之邦寧本楊巨源所結約者明年夏利州諸軍因教罷忽出城刈民麥彌亘三十里殆無孑遺因遣邦寧急出彈壓杖殺為首者數人總領官陳逢孺大驚命大軍倉人以官麥五斗貸之衆乃定安聞之乃遣使逮邦寧

數其罪降為沔州中軍統制遂以知天水軍張威代之嘉定三年正月是也自是沔司事權稍殺矣

丘宗卿創淮西定武軍

始淮南兩漕司招輯邊民號鎮淮軍多至十餘萬人日給錢米悉視郊用所費甚廣既不點涅漫無統紀久之廪給不繼公私剽刼嘉定改元丘宗卿復為江淮大使朝廷慮鎮淮或生他變遣宗正丞楮叔度奉使措置且就令商度宗卿乃先隨雄淮所分屯隸逐州守臣節制

尋奏以淮東人數少領師漕任責揀汰除願歸農外僅存八千餘人剩其半充郊用以補鎮江大軍數及武鋒軍闕額淮西人頗衆合六萬餘人乃委制司屬官陳師文同漕臣張頴揀刺二萬六千餘人充御前定武軍分為六軍各置統制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餘石而定武亦成軍伍淮西頗頼其力焉

黎雅嘉定土丁廩給

成都路南邉黎雅嘉定三郡皆有土丁更番上塞守把

邉地多者數千人淳熙中留丞相帥蜀議者奏取黎雅二州民共依利路義士法措置乃與總領財賦馮憲廷籍共議遣本司幹辦公事馮震武傳之往二州籍之州選二千人分上次等上等六百為點集之丁依諸州軍弓手例月給錢三千五百次等一千四百為居守之丁依龍州弓箭手例月給錢二千二百皆以五十人為一隊擇有物力材幹者為一隊長月給各倍之教頭以下差減每一隊教頭一名月增支千五百隊司一名急脚一名月各增之若備居守者遇

冬就鄉教閱五日備點集者月教於鄉冬則從守臣點集教閱毋過半月為給賞等八斗弓二石五斗弩過團結仍給口糧計月給及教閱除戒之費為錢十萬引上等月給五萬四百引次等月給三萬六百引教閱賞給修治器械等共約一萬引茶馬司出三萬制置司總領所各二萬提刑司轉運司暨黎州各半之奏可時淳熙已九年矣未幾提刑梁總以匱乏告遂損其三之二自淳熙十四年以後減作三千引開禧末高吟師貶楊端明為安撫使復遣兵馬鈐轄劉忠亮權安撫司幹

辦公事李嘉木更選雅州三縣並居邉塞之丁以遠近為率分三等每季分給凡把截將士上丁三千三十二中丁千四百四十三歲用錢三萬六千一百六十四引米四十石五里内把截將十人十里内二人二十四里内一人每季給米一石錢三引五里上丁一千六百七人每人季給錢三引中丁七百四十五人并十里内上丁五百五人每人季給二引十里内中丁三百四十人二十里上丁九百二十人每人季給一引中二十里内中丁二百八十四人每人季給一引自黎雅土丁撥支月給團結教習往往就緒而嘉定土丁五千餘人則未有以給之也利店之役李季允為提

刑乃白制置大使司欲如軍兵衣賜例給以疋布計其直為一萬二千引大使司命取之帥漕府憲四司自嘉定五年為始安撫提刑轉運司嘉定府各司歲認三千引其後漕臣趙師嵓應副一年帥臣黃伯庸未嘗應副也會虛恨蠻入塞提刑楊伯昌乃於犍為峨眉二邑土丁中擇其少壯者二千人團結教閱援黎雅未等土丁例月支食錢一引歲為二萬四千引大使司給其半就以多悅胡心井鹽息裨之又命帥漕憲三司均給其半㑹提刑司有備邉四十萬開禧

末宣撫副使遣屬官根括餘羨盡取之其後季允自崇慶改除攜其羨緡及本司所措置積成十萬安邉司結局大使司奏取其四之一以賞軍及是所存纔七萬餘緡而不得擅用伯昌以為請事下户部户部乞下制置司契勘寔在乃令安撫等司鮮撥應付毋令缺誤嘉定七年六月丁巳從之自是三郡土丁月廩始均一矣凡嘉定土丁之目峨眉縣七寨揀中一千人（中鎮寨五百五十人東蠻溪口寨黄茆平寨銅山寨每寨各百人羅忽寨東蠻溪寨汪口昆材寨五十人）犍為縣十二

堡寨棟中亦千人平戎新堡四十五人平戎舊堡一百人利店榮丁賴因休川四寨各百人威寧寨九十人龍鳩堡六十人龍蓮堡五十四人永開堡白崖寨各十人三賴研四十六人皆提刑印給公據分四十隊每隊五十人置教頭旗頭隊司各一人隊丁四十七人官給旗幟隊為一號又創教場二十四其在峨眉者十二中鎮寨場教八隊銅山寨來蠻溪口寨教場各二隊黃茆平寨昆材寨來蠻溪寨涖口寨羅忽寨及中鎮寨之峯子溪月峯山黃茆平寨之堋材場文教隊一在犍為者十三平戎舊堡榮丁賴因休川威寧寨場各二隊利店白崖寨龍蓮永開龍鳩堡利店壯寨三賴研場各教一隊選官軍精技藝者教之從其土俗用

木弓木弩長槍蠻牌自十月為始日令赴教塲三八日上寨合教春秋大閱每縣各摘數百人上府同官軍教閱往来之貲官為計日給之提刑親臨按試其藝出衆者優加犒賞遷補名目歲冬十月給布袍一事月給食錢一千平居各隷本寨寨将如一寨有警諸寨畢集應之所集人丁臨時聽部轄官節制始伯昌團結土丁或者議其無益及後教成可用居半焉

黎州揀丁 土義勇

黎州揀丁土義勇皆淳熙間所創揀丁者係土丁之有籍者也在乾道間團結至五千一百三十有五人淳熙八年守臣龔揔被旨措置擇其上者三千一百二十人以雄邉義勇為名分東南正西三邉千四百人使之閱習武藝守把邉面九年五月得旨本州措置未幾言者乞黎雅二郡土丁依利路義勇土格法措置詔三郡各選二千人留丞相為制置使乞黎州增八百人雅州增四百人奏入不許淳熙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自是係籍之丁頓減矣其始立

法也上丁六百人月給錢三千五百次丁一千四百月給錢一千其上丁不及百人而請給亦不時得嘉定三年守臣何悳彦既至官乃校寔丁籍擇其少壯者千四百四十人為揀丁正西邉八百四十人東南邉六百零一人每十人為甲十甲為隊選有物力才幹為鄉里所推者統之又取其餘四千二百九人謂之行丁東南邉二千一百一十一人正西邉二百五十四人西邉一千六百六十四人若有邉事則揀丁任防捍之責行丁守護鄉井而已土義勇者劉丞相所剏也淳熙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得旨

不加刺涅募土人為之凡二百人月給錢七引自制置
司支降紹熙間鄱陽王聞禮為守始命涅臂如成都西
義勇之法息彥至止又增招二百人月增米三斗錢通
舊為八引稍減更戍之兵而邊備亦飭矣

瀘州長寧軍勝兵夷義軍

瀘州長寧軍勝兵者政和末所刱而瀘叙州長寧軍夷
義軍者元豐間所團結也始自大中祥符二年秋嘉眉
戎瀘州都巡檢司孫正辭被命討江安夷冦以壯兵不

諳山川道路因點集鄉丁目曰白苕子弟給兵罷使為鄉導事平皆錫錢罷歸皇祐元年秋始令子弟抽點隨軍者日給粮米又令主户名下差撥子弟人數最多者權立主户充指揮使等名目以統之時三邑子弟之籍揔三千三百六十有三人而合江獨有藥箭弩手百餘人每軍行有賴其力三年冬始立子弟賞格每捕斬夷賊一人給錢三緡五年夏用知梓州呂士龍奏又令瀘州江安教藥弩手各百人自是三邑皆有藥弩手至和

二年用轉運司錢中孚奏始令子弟同官軍把守諸邊寨五寨共八百五十八人既而又慮妨其農業治平元年乃命權放一半遇有警則盡調之熙寧九年夏有知南溪縣史敏孫者言瀘州疆界濶遠地皆沃壤往年因邊事浸多棄而不耕今淯夷已平可募人耕墾給為永業漸教武偹詔以付經制夷事熊本然未有定說也元豐二年遂命依點義軍法團結十九族夷人三千八百九十五人為夷義軍凡年十八以上皆刺之遇勾集把隘則日支錢

米五年令戎州買馬配之始時轉運司言收到州夷人山地一萬餘曲阜地墎一萬八千五百三畝除林箐外約下種七千五百四十三石合出納課租一萬六千八百九十九石乞召人租佃而瀘南沿邊安撫使王光祖恐夷人生事乞就給付投降夷人佃食許之元豐五年得旨六年詔瀘南沿邊諸寨子弟廉丁之家編入保甲教閱仍不妨子弟差使七年又團結新復羅始黨一帶夷族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人為夷義軍自是戎瀘二州夷義軍

之籍至二萬六百三人歲於農隙按試量行犒設元祐二年罷犒設政和末趙遹爲轉運使既平晏夷乃言得其膏腴之地乞倣陝西弓箭手法召募瀘戎州長寧軍土夫子弟給田兵手以實邊防俾代官軍守禦奏可六年閏正月也其三月又安撫使孫義叟奏分田以授降羌使與土丁雜處遹始度其地人給百畝可募兵三千七百有餘其餘根括並邊逃田之隸于官者止可贍三千剌乃奏奪邊民所市夷田以益之又奏所招凡二千

七百人長寧軍樂共城各五百梅洞水盧寨政和堡各三百武寧寨板橋梅嶺石蘆堡二百其虛實不可攷也七年又調青山史君寨子弟往錦州捍禦夷賊失利是歲更名土丁子弟為勝兵而子弟之名廢矣宣和二年又詔聯義軍為保伍既而瀘叙諸州皆以為不便罷之淳熙八年瀘州五城寨勝兵之籍揔七百五十有四人視政和纔三之一所受水陸田舍千頃樂共城二百八十頃政和堡二百二十五頃博望寨一百八十一頃六十畝楊賴堡一百六十四頃板橋一百五十頃而水田纔四之一焉至開禧間勝兵所受之田

又止為四百四十四頃而牛之係於籍者三百而贏馬之係于籍者五十而弱皆莫知其虛寔也

李伯和放散忠義民兵

自開禧用師淮襄之間忠義民兵有名籍于官者甚衆合錢米計之用歲約有六十緡而養一軍其視正軍之費無幾矣嘉定再和首議遣丘宗卿為江淮制置大使先已汰雄淮軍五六萬然民兵未盡去也何自然繼之次第散遣二年四月戊辰自然言本司近放散于瀘濠

州忠義二萬五百八十六人各令歸業雖所費爲錢三十二萬七千餘緡米六千餘石每歲却省錢二百十三萬餘緡米一十一萬三千餘石人人望闕謝恩懽呼而去有田之人預於江南經營牛種其無田者多入城市開張店業此乃本司幹辦公事徐翦體國任事之力望賜推賞詔翦特遷一官權知濠州事其年六月辛卯而京湖制置大使李伯和亦言昨有揀招軍之額團結忠義自休兵之後依舊支請所費廩給已經分委官屬前

往放散開落可許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三人詔奬論之

未幾沿淮賊盜剽刼滋起言者乃謂此皆前日放散之

人則所謂懽呼而去者殆樂而去為盜耳請羆剪攝郡

追所遷官七月癸巳從之是時所在揀汰民兵既無所

歸後多散而為盜伯和命每郡擇其豪首一人授以兵

官使之彈壓由是其黨帖然江淮川蜀諸司所措置皆

莫之及也

王德和郭果争軍中闕額人請給德和減馬料附

四川之大軍獨武興為多耳自乾道休兵之後而將佐多闕員者計司因其闕員遂不復放行故爾請給絡興中吴武穆挺為帥而楊嗣勲總計吴挺屢以為言而嗣勲但以俟商量回荅之及再請則以本所乏用必更俟措畫為詞每用一書而往返時則又閱數月之久矣乃遣其屬官一員直往軍中面議之自始差至還司時又已半歲矣乃戒司遣其官屬未得報聘卒不得要領而歸耳因相持久之遂已及王德和總賦遂移文詰難欲

除其額數故郭太尉果乃言於朝德和卒生此計而罷

先是關外諸軍廩賜既薄惟馬軍中所請馬料每石估七千而麥每石止直四千而已軍士反資其贏以自給故有馬養人之論德和日馬所食者料耳未嘗食錢也吾詎知其他耶命以正色給之由是戍卒叛去未幾陳日華代德和悉復其故云

關外諸軍多私役

關外諸軍多為諸將私役者其閒軍士有因食貧而為

手技者則又有拘而使之者否則計日而責其工直以故士日益貧宋子欽之金州（子欽眉山人嘉定二年以通直郎知金州）遇歲抄有軍士夜揭民居之楮鏹者（蜀人遇歲除則以紙鏹徧貼于門扉之上謂之門戶錢）為廂巡所縛子欽怪而問之曰某粗能抄紙本將日責抄紙若干張未嘗給其直也計無所從出故至是耳子欽憐而釋之金州惟西門一軍頗富盖其壁壘在崇崗之上家有荒田始鋤之以植菜久而知其利也則吏之粟麥歷年既久墾植益勤遂以足食乃知屯田為

大利之事耳然要在使其樂為之耳

都統劾制置使擅興

四川關外三大軍自宣撫司廢後得㫖聽制置節制由紹興丁卯至于淳熙庚子凡四十有四年矣乃會黎遝有警胡長文為制置使乃調錦榉大軍二千合内郡禁軍為四千五百付于成延光並髙晃討之二人因輕出而敗長文又調劍閬利州大軍三千往援之吴挺為興州都統制大怒容劾制司調兵非計乞正延光髙晃之

罪長文竟罷制置使其年九月也議者謂長文措置失當誠可加罪但非吴挺所當劾者也及紹興壬子瀘卒張信作亂殺其安撫使時京仲遠帥蜀調潼川所屯御前後軍數百往討之而與元都統制復劾仲遠擅發兵樞密院畄楚輔陳叔進胡子遠進呈得㫖令西壯之兵權節制必寄之于宣制司而朝廷事計當然今軍帥狃於陵夷反謂制司擅興用兵乃違戾至此豈不大失本意乙下戎司具析仍責令遵守舊制三屯頗嚴憚焉宗

卿所謂毋于陵夷蓋專指挺也

諸軍陞差審擇沿革

初葛楚輔在樞院奏請江上諸軍陞差總制官至準備將者自主帥辟三人赴總領官選擇一人申樞密院事既行諸將皆不以為便慶元初有旨自今陞差並委主帥選擇令總領或屯駐守臣審覈保明申樞密院紹熙指揮勿行先旨在于紹熙四年正月乙酉後旨在于慶元三年三月之戊午也

安子文一軍政

金亮之求釁也楊元老乞以四川制置使王剛中或與川都統制吴璘為大帥於是除璘宣撫使命剛中移司利州同措置軍事務然軍事進止皆決於璘時亨拱手而已及開禧用兵程松為制置使吴曦為興州都統制松前執政乃命為宣撫使而曦副之松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焉西軍出入曦得自專松無所關與及安子文為宣撫副使欲鑒前弊進退大將如呼小兒自是都統制不得自專而軍政始一

矣論者韙之

建炎雜記乙集卷十七

# 建炎雜記乙集卷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 邉防

### 丙寅淮漢蜀口用兵事 吴曦之變附

自隆興甲申朝廷與金人再和逺閒禧丙寅凡四十三年矣其年夏五月六日丙戌内批壯猷世讐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䇿討除宜頒詔音明示海内先是韓侂胄

用事又有勸其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佐胄然之嘉泰元年秋八月二日己卯殿前都指揮使吴曦為興州都統制窺陜之意自此起矣三年冬知安豐軍㢘仲方言淮北流民有願過淮者帥臣以聞會辛殿撰棄疾除紹興府過闕入見言金必亂必亡願付之元老大臣務為倉猝可以應變之計侂胄大喜時四年正月也既而盱眙臣施宿正旦副使林伯成皆言地方事甚憂議遣許知院及之守金陵為出師之計不行而罷自是襄帥鄭

挺淮漕鄧友龍皆進用兵之策執政張伯子賁戒甫心知其難而未敢顯諫皆出之潼守楊嗣勛湖廣總領傅景初移言其不可相繼抵罪至開禧改元策士有論云宜乘機以定中原者侂胄大喜用兵之意遂決金人頗伺知之五月遣其平章事布薩揆為宣撫使駐開封是月二十七日甲申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連本縣弓手李全焚漣水縣李全即李鐵槍六月五日辛卯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十四日庚子程資政松為四川

制置使李伯珍諫議以謂止開邉乃同日補外七月二十六日壬辰宰執陳自強等四人援國朝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事臺諫鄧友龍等繼亦請七月四日己未自強等再奏五日庚申侂胄除平章軍國事十月己丑樞密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宫觀是月李季章為生辰使乞斬朱裕梟首境上從之八月十九日甲辰趙從善罷戸部尚書以其有異論也二十日乙巳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為鎮江都統制李季章使還言

兵不可輕動不聽明年正月二十一日癸卯先命户部侍郎薛叔似為京西湖北宣諭使於是左司諫楊枝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上恢擴大計三月十三日癸巳遂命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吴曦副之十三日甲午鄧給事友龍為兩淮宣諭使二十四日乙巳錢怡同罷參知政事行諫疏也後二日又降兩官送信州居住二十六日丁未松始受命二十七日戊申曦受命曾徐文子自處州台歸入見言莫若因建儲而弭兵二十八

日己酉降其二官用殿中侍御史徐栴章疏也四月十三日甲子兩宣諭並陞宣撫使十七日戊辰吴曦兼陜西河東路招撫使十九日庚午特追秦檜王爵仍改謚以李季章有請也詔郭倪兼山東京東招撫使荆鄂都統制趙淳兼京西招撫使副都統皇甫斌副之是日程松發成都二十六日丁丑吴曦遣其客姚淮原詣金廷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為蜀王是日鎮江武鋒軍統制陳孝廣復泗州江州左軍統制許進復新息縣二十七

日戊寅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二十八日己卯泗州總領所以進義副尉楊巨源監興州合人倉五月辛巳朔陳孝廣復虹縣伲胄聞已得泗州乃議降詔七日丁亥詔下十二日壬辰楊嗣勛紛知成都府十四日癸巳程松至漢中是日皇甫斌大敗于唐州興元都統秦世輔出師至城固軍亂池州副都統郭倬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李汝翼亦敗于宿州城下二十四日癸卯倬等還至蘄縣敵追而倬等執其馬司後軍統制田俊邁以

遺敵人乃得免二十九日甲戌安子文以陜西河東招撫司隨軍轉運置司河池六月四日甲寅鄧友龍罷丘宗卿代為宣撫使七日丁巳官軍復褒信縣十八日丁卯曲赦海州是日建康副都統田林復壽春府二十八日戊寅蘇師旦在外宫觀以侂胄奏劾也尋責柳州移韶州先是馬司及建康池州諸軍渡淮者七萬至是招收僅得四萬丘宗卿親往揚州部分諸將悉二衛江上軍民之兵合四十六萬一千一百三十一人分守沿淮

要害是日金州副都總彭輅進屯上津金人封吴曦蜀王賜金印七月二日辛巳梁祥義士統制毋丘思襲取和尚原權都統制范仲壬出師寶雞小犍二十四日癸卯李季章參知政事八月二十四日丁卯斬郭倬于京口諸將李汝翼王大節李爽皆流嶺南楊嗣勛遺侂胄書言蜀兵驕糧乏國計已匱暫休息以歸再為後圖未謂失計九月四日壬子金復和尚原十月廿九日丙子金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郭超失利金圍楚州十一月四日

辛巳金犯棗陽有壯來韓元靚者至真州㣲露和意自言安陽人魏公五世孫也丘宗卿遣人護送壯還令問端的七日甲申宗卿爲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是日金犯神馬坡荆鄂副都統友諒突圍趨襄陽八日乙酉趙淳焚城九日丙戌忠勇軍統制吕渭孫欲圖統制友諒格殺之十一日戊子以金人渡淮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是日金犯瀘州副都統制田琳拒之十八日乙未陳益之除荆湖宣撫副使<sub>自湖廣總領除</sub>金游騎渡漢十九日

丙申佗胄獻家財二十萬以贍軍優詔褒納是日瀘州受圍丘宗卿所遣送韓元靚之人還得幅紙乃行省文字宗卿聞于朝二十日丁酉金犯舊岷州踏白軍統制王喜引兵遁二十一日戊戌金圍和州守將周虎拒之信陽軍失守二十四日辛酉襄陽圍合趙淳憂悸成疾將士奉之以守蜀漢路斷金圍皂郊不下移屯天水縣二十五日壬寅金犯隨州守臣遁去州人具香花迎拜金歛兵不殺遂至德安二十七日甲辰金犯真州士民

奔逐渡江者十餘萬守臣文挺臣亟具舟以濟又給廪食之於是濠梁安豐及並邊諸戍皆没于金矣二十八日乙巳金陷西州十二月二日戊申金兵二萬人犯德安府守將李師拒之是日金兵二萬攻襄陽東南西門不克四日庚戌金陷成州守臣辛櫄之遁去是晚吳曦焚河池縣退歸青野原七日癸丑曦自殺金平退歸魚關是日和州圍解八日甲寅金攻六合縣郭倪遣前軍統制郭僎救之遇于滑浦橋官軍大敗倪棄揚州走

瓜州先是督府募得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往金帳大畧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文等還金答書悖慢多所要索且謂侂胄無意于用兵則師旦等豈敢擅專又言奉命往討不敢自專進止豈敢冒罪申奏督府再遣書許以刷還淮元流移人及今年歲幣金有許意朝廷乃以報書授督府督府遣正從郎招撫司幹辦公事陳壁假工部員外郎與國信所掌儀葛宗裔充小使持第三書以往會六合交兵郭僎喪敗

而第三書適亦犯金之廟諱金遂以用兵詰責小使却其書而還十一日丁巳金陷大散關都統制毋丘思不知所在十二日戊午思单騎至興元程松紬之以總管孫忠鋭權總制十七日癸亥夜𩵋友諒之軍又潰於花泉友諒走江陵二十日丙寅金遣吳端持詔印授吳曦于宜口二十一日丁卯金犯七方關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拒之二十二日戊辰曦自宜口歸興州是日以後淮南金騎漸退濠州尚為金據使一統軍守之二十三日

巳巳郭宜罷招撫使以丘宗卿奏劾也二十四日庚午
薛彖先陳益之罷宣撫副使吳德夫為京湖撫使仍至
江陵府二十六日壬申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
初起有兩耳相摩於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二十七
日癸酉曦始稱蜀王二十八日甲戌鎮江副都統畢再
遇陞都統制權招撫司公事二十九日乙亥程松自米
倉山路出閬州順流以歸三年正月丁丑朔丘宗卿罷
初小使既却還宗卿復乞朝廷移書敵帳以續前議又

謂金指太師平章為元謀若移書乞暫免繫銜佗胄大怒故宗卿遽罷宗卿道遇所遣使臣皇甫恭自汴京回言行省完顔猢右副元帥赫舍哩志寧皆有和意三日己卯吳曦下黄榜於四路偽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入利州為總領官劉智夫所逐己巳卯張知院巖督視江淮軍馬開府揚州六日辛巳吳曦遣催鋒軍統制禄禧以兵一千五百戍萬州八日癸未金入階州十五日辛卯權大安軍馬震仲草父不受偽命飲藥死十八日甲午

曦僭位於興州以安子文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子文稱疾不出曦又下黃榜於四路二十二日戊戌利州轉運判官陳進孺不受偽命削髮於利州之石鐓二十四日庚子彭輅以帳下百餘人奔襄陽二十五日辛丑李好義與其徒謀舉義二十七日癸卯嚴進引兵入城都二月二日戊申楊嗣勛下令稱提錢引大書開禧之號以揭之墨榜凡數千計十一日丁巳祿祁自重慶引兵入夔州祁即禧也避曦嫌名改之十三日己未曦反書內閘程松

罷蠟書拜嗣勛為制置使佗胄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
書與御札同發十六日壬戌楊巨源至興州見安子文
謀舉義子文喜十七日癸亥始出視事十八日甲子曦
之客鄧陽董鎮以偽命至成都二十四日庚子襄陽圍
解二十五日辛未鳳州進士楊君玉引楊巨源以見李
好義二十六日壬申巨源介好義以謁子文議遂定君
玉退與其鄉人白子申共草密詔而子文于二十九日
乙亥未明好義以所結官軍殺曦於偽宮軍士李貴斬

曦首臣源尋以義士至君玉宣密詔子文權宣撫使臣源為叅賛軍事三月二日丁丑伉胄手書興州是日斬景望四日己卯利州帥臣劉師文帛書至行在復賜帛書令從長處置六日辛巳董鎮至廣都為費戒甫所殺新知潼川未上十一月丙戌賜安子文帛書諭以能殺曦報國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所不吝十二日丁亥新潼川府觀察推官趙彥吶斬祿禧於夔州十四日己丑瀘師李君亮所遣閭使至行在就賜費戒甫帛書令恊心

經理十七日壬辰興州踏白軍統領劉昌國引所部至階州敵引去十八日癸巳興州中軍統制李好義復西和州二十一日丙申命吴德夫兼總西事二十二日丁酉敵去成州二十四日己亥興州都統制王喜至河池而敵已遁二十五日庚子露布至行在朝廷大喜即日拜安子文端明殿學士知興州兼四州宣撫副使而楊嗣勛為四川宣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許成子為四川宣諭使以起居舍人充程松落大學士降六官筠州居住是日

忠義統領張翼復鳳州二十六日辛丑曲赦四川二十七日壬寅程松再責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三十日乙巳改命吴德夫兼四川宣諭使是日忠義人劉信復黄牛堡四月八日癸丑忠義人復大散關十五日庚申宇文挺權京湖宣撫司自兵部尚書除二十二日丁卯吴曦首函至行在詔付都堂審撿詔楊嗣勛赴闕吴德夫代爲制置使二十三日戊辰獻曦首於廟社梟二日錢伯同復除叅知政事二十八日癸酉金復取大散關五月

八日癸未楊巨源殺孫忠鋭於鳳州十六日辛卯巨源與敵戰于長橋敗績二十三戊戌楊嗣勛依舊四川置制使吳徳夫撫諭犒勞畢赴行在二十六日辛丑興州副都統制李好義襲秦州不克敗歸六月十五日己未好義遇毒死十九日癸亥太府寺丞林拱辰為金國通謝使以書通問時方信孺自軍前歸言金有和意也二十八日壬申安子文執楊巨源以屬吏二十九日癸酉夜將官樊世顯殺巨源於大安之舟中七月二日巳亥

通謝使發行在八月十九日壬戌密劄除劉師文四川
宣撫使隨所在置制司事訖奏九月四日丁丑詔以和
議未可就令諸大帥申儆邊備時方信孺自州歸言金
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且以侵疆為界又索犒軍銀數
十萬又欲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信孺至都堂不敢遽白
侂胄欲窮其說乃微及之侂胄大怒復有用兵意六日
己卯辛幼安除樞密都承旨疾速赴行在會幼安疾卒
乃已八日辛巳詔督視張知院日下前來奏事如久則

無功也九日壬午信孺坐以私覿物作大臣送遺有失事體追奪三官臨江軍居住十三日丙戌詔通問使還行在命淮西漕臣張頡措置雄淮軍十八日辛卯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趙淳為淮制置使二十一日甲午張知院罷二十八日辛丑監登聞鼓院王柟持書赴金國都副元帥府柟倫孫自主管臨安府城南左廂公事差十月七日己未詔諭軍民以和議未成金多要索之故詔詞畧曰第惟敵人陰誘賊曦計其納叛之日乃在交鋒之前是則造端豈

專在我又曰事雖過舉盖係於綱常理貴反求况形
於悔艾反我和戰視敵從違自用兵以来蜀口淮漢之
民死于兵火者不可勝數公私之力為之大屈而侂胄
歸罪金人加兵之意未已國人憂之遂有去凶之議焉
去凶和敵事體尤大
語在朝事中可互考

建炎雜記乙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雜記乙集卷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邉防二

女眞南徙（金國五世八君本末）

金國自完顔旻建國稱帝至今主珣凡五世八君而始衰金國者在契丹之東北長白山之下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愼氏之地其國在漢代稱挹婁南北之間稱勿吉

隋唐時稱靺鞨五代女真祖宗時嘗通問後臣屬於遼完顏之始祖哲伯者新羅人自新羅奔女真女真諸部推為首領七傳至旲而始大所謂阿固達也建中靖國元年遼主天祚立淫虐不道阿固達叛之政和四年八月用兵連年奪遼之地太平重和元年八月阿固達始稱帝以其水生金故號大金改元輔國歲次戊戌蔡京童貫聞之募人泛海往使約夾攻遼人以燕地歸我宣和四年冬童貫伐燕為遼人所敗其十二月阿固達入燕五年春王

𦵏與金人約歲賂金帛五十萬疋兩貸一百萬緡而請薊六州之地阿固達許之其五月乙丑阿固達卒年五十六在位六年諡曰武元皇帝廟號太祖阿固達有八子不立立其弟晟所謂武奇邁也晟立改元天會元年癸卯七年春遼天祚為金人所得十二月遂冦京師靖康元年朝廷割河東壮三鎮與之盟而歸其地再入遂陷京師紹興四年冬晟卒年六十一在位十一年諡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有子八人不立而立阿固達之孫亶盖阿固達諸子之

可見者其長曰梁宋國王宗秀小名固世領三省事次曰許景王宗傑即引兵陷京師者斡哩雅布也晟之世為右副元帥所謂二太子次曰宋王宗幹亮之父也後追號曰德宗次曰宗俊阿固達嫡子不及封後其子亶立追號景宣皇帝次曰晉王宗輔小名鄂爾坤亶之世為右副元帥後其子襃王立改名為宗堯號曰睿宗次曰梁國王宗弼即引兵渡江陷二浙者謂之烏珠也亶之世為中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所謂四太子也次曰曹國王景敏之曹世都元帥亮篡立殺之武奇邁之長子宋國王宗盤亶之世領三省事為所殺次曰兖國王宗雋小名富勒呼次曰虞王宗英滕王宗偉以上

三人亦為曺所殺次曰沂王宗賢曺時為左丞相次曰衛王宗義亮時為大宗正事次曰代王宗懿亮時為東京留守次曰晉國王宗本亮時為太傅領三省事以上四人並為亮所殺阿固達初起兵皆以宗族近親為將相主兵者晉國王宗維蓋阿固達從兄之子其初曰劾闍乃阿固達父伯所謂國相尼雅滿也晟之世為左副元帥曺之世領三省事其主謀之曰陳王希尹亦阿固達之疏族於屬為子所謂几室也曺之世為左丞相誅死又其次魯國王昌乃阿固達之從弟所謂達蘭也曺之世為左副元帥誅死又其次為羅索晟之世為諸路陝西選鋒都統曰

薩里罕（亶之世為左副元帥誅死）皆女真人不知其屬族之遠近自亶之立尼雅滿首罷兵柄憤悒而亡凡室達蘭薩里罕以次受誅而吳晟子孫勦戮殆盡亶初立猶天會之號至戊午始改天眷辛酉改皇統盡九年而為其從弟左丞相岐王亮所弒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年三十一（在位十五年）追廢為東昏王亮死乃謚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久之又改謚考成皇帝曰熈宗亮亦吳之孫而宋王宗幹之子也初年改天德（元年己巳）癸酉改貞元其春徙居燕京

號曰中都丙子改正隆盡六年亮乃引兵南寇國人不堪其虐以十月丁未共立其從弟東京留守曷王褒為帝諸將聞之弒亮於揚州鎮之龜山寺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乙未年四十（在位十二年）追廢為海陵王謚曰煬襃亦吳孫晉王宗輔之子也既立改大定（元年辛巳）大定之四年復與本朝議和紹熙元年春更名雍雍有子七長曰越王允升次曰允恭太子蚤死於淳熙十二年夏所謂顯宗也（璟立追尊之）次曰鄭王允蹈（於次為第六璟之世為武定軍節度使誅死）次曰

衛王允濟於次為第七允恭二子長曰豐王珣次曰原王璟璟嫡子也雍以為太孫大畫二十九日雍卒紹熙十六年正月癸巳年六十八在位二十九年號曰世宗為人仁厚不用兵壯人謂之小堯舜璟立庚戌改明昌丙辰改承安辛酉改泰和泰和之六年南北交兵又十有二年而璟卒嘉定元年十一月丙辰也年四十一在位二十年號曰章宗初璟之立也越王鄭王皆有不平語璟名鄭王殺之越王有二子長曰愛王趙妃所生越王亦為璟所殺慶元

元年五月璟死無子而雍之諸子允濟在璟所嬖內侍李黃門者傳璟遺令與尚書右丞相薩哈勒共立之愛王時在中都允濟疑其為變因之貞定拜薩哈勒太師領三省事封申王明年改元大安元年己巳壬申改重慶癸酉改至寧璟之在位也允濟被命往靖州受黑韃靼進奉見其王特默津桀傲不遜恐為邉患欲歸白璟除之會璟病卒大安三年辛未本朝嘉定四年春三月韃靼入貢允濟遣重兵分屯山後欲就進塲龍殺之然後引兵入會金之糺軍有詰韃靼

告其事者韃靼疑未信言者再至韃靼入伺之得其寔遂遷延不進秋七月十八日丁酉夜韃靼軍猝至與金人戰于灰河凡三百勝負未分特默津選精騎三千馳突金軍金軍亂特默津自以大軍乘之允濟急命西京留守赫舍哩執中領大兵迎敵於大勝向執中者老將也知兵書善戰自允濟之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泠觀之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允濟怒罷之韃兵至翠屏口金大敗九月十四日攻奉聖州後二日破之進軍

野狐嶺允濟再遣兵迎敵以車為陣又敗十月韃兵至普縣距燕京八十里崇慶二年（本朝嘉定五年）正月韃兵至居庸關左将軍完顏福海棄關遁允濟素鄙吝士不用命允濟議以細兵五千自衛奔南京（開封也）會細軍五百人自相激厲誓死迎敵殺韃兵數百韃兵不敢進關所俘鄉民皆壯軍有機警號鄉兵有二十萬韃靼懼遂斂兵而退至寧元年（本朝嘉定六年）秋七月韃兵復至山後都元帥完顏福海迎敵而敗允濟黜之八月起赫舍哩執中為

右副元帥將武藝軍三千復往迎敵二十日戊子發燕京先是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允濟之意沮格軍賞衆共怒之執中因人心之憤欲廢允濟遂回軍以誅南平為名二十四日壬辰軍至東華門外名南平計事手刃殺之宮中聞變門皆不開執中名細軍大將全壽語之曰吾此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俱來救駕壽諭止之衆憚執中威名無敢動者獨關中大漢軍統完顏善羊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為武藝所殺執中以善

羊驍勇召其福海令㧜之善羊大呼父母老賊欲叛朝

廷何謂降之復力戰自旦至午殺數十人身中數矢而

死軍民相殺流血滿地執中遂進入東華門允濟遣其

子蔣玉持詔書授于門下募能殺執中者除大興尹世襲

千户軍民無應者執中欲縱火焚門將軍合住啟之執

中引兵入宮侍衛皆散走進至大安殿允濟望見遥呼

曰聖主令臣何往曰歸舊府耳允濟入後宮邀其后俱

出后留之曰出則被殺矣執中見其不至遣兵就執之

并其妻子囚於舊府遂召豐王珣之長子譚札木以御寶符二十六日甲午夜執中遣內侍李監擊殺允濟於其府九月九日丙午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拜於道遂立為帝改元貞祐降允濟為東海郡侯拜執中太師都元帥領三省事封澤王鞑兵至紫荆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鞑靼敗二百里執中至西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鞑兵大敗翌日再戰執中瘡甚不能出遣左監軍高乙以糺軍五千

拒之失期不至執中欲斬之珣以其有功諭令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曰勝則贖敗則誅之無赦高乞出戰自旦至晚忽壯風大起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韃兵乘風縱火馳擊之高乞軍大潰自度必為所殺遂引糺軍圍執中府突入其卧内殺之退詣應天門待罪十月十五日辛亥珣以高乞掌兵權不敢加罪盡收從執中弒逆之人殺之於是韃靼留其大酋薩木哈圍燕京自引兵狥河東北山東諸郡真祐二年本朝之嘉定七年也韃靼已破

中原九十餘郡復兵于燕京金主珣厚賂特默津以允濟第四女小姐姐者妻之又遣左丞相都元帥完顔福興為質韃靼乃歸河南路統軍布薩齊勤者奏乞徙都開封珣從之命叅知政事胥鼎為沿路排頓使其霍王從彝者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百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珣曰燕京乏粮不能辦用朝廷百官諸軍令暫往南京俟一二年間粮儲豐足復歸未晚也從彝乞自督運不從從彝憂憤成疾而死五月十日甲戌

也十八日壬午金主發燕京出履澤門自涿保州中山府而南至真定留幾月復自大名路由新衛州渡河以至開封肆赦境内秋八月韃兵復圍燕京分兵下中原州郡又遣使至開封索犒金銀等物珣皆與之明年五月二日辛酉韃兵大破燕京都元帥完顔福興自剄死有户部令史郭忠者蔚州人率山後軍民擊韃靼逐之金人後名其軍為花帽軍金人自阿固達稱帝至是九十八年而失國焉兩河既為韃靼所據山東畔之金人

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益感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兵端復起矣近傳金人南遷錄事恙差誤盖南人偽為今不取

建炎雜記乙集卷十九

建炎雜記乙集卷二十

宋 李心傳 撰

邊闗事

西夏扣闗 西夏十六傳本末

夏國者其先拓跋氏也有思恭者唐僖宗時為夏州偏將後以兵破黄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恭死弟思諫代後梁時思諫死軍中立其子彛昌為留後因而

命之彛昌後見殺軍中推其族父仁福為節度使封朔方王唐明宗時仁福死彛超立明宗遣人代之圍之百餘日不克乃復以為節度使彛超死弟彛興立國初遣使入貢太祖厚待之特以為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傳子光叡孫繼筠繼捧太宗太平興國中繼捧與其部族不咸表獻夏綏銀宥四州之地其弟繼遷不從居銀州以叛夏七年朝廷不能討乃用趙中令計復以繼捧為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端拱元年夏繼遷為銀州觀察使

賜姓名趙保吉（淳化二年秋）既而二人合謀以叛遂命將俘保忠以歸（淳化五年春）繼遷尋進陷靈州真宗初立以陝西困獘之久赦繼遷罪（至道五年將繼遷除定難軍節度使）繼遷死子德明立遂封德明西平王歲賜茶絹銀共六萬斤疋兩（是年十一月冬）夏人之勢自此始盛仁宗寶元初德明之子元昊取西凉七州之地僭號稱帝（寶元元年冬）陝西沿邊屢覆大將朝廷卒用韓魏公范文正公計冊元昊為夏國主增歲賜茶絹二十五萬（慶歷四年冬）元昊死子諒祚秉常秉常之子乾順繼

立蓋前後叛服不常而神宗始用師于西方歷哲宗徽宗遂漸奪其横山之地傍取熈河湟鄯以制之西夏既衰而關陜亦困矣比金人渝盟乾順首與之合裂取陜西沿邉諸城寨（靖康元年冬）及金歸關河地而乾順遣招撫使王樞至寨下李世輔執之獻（紹興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李世甫至鳳翔即顯忠也）乾順俄死（六月三日）其子仁者立朝廷命樞密行府與之通書（六月四日省關也）樓仲輝時以簽書樞密院事出使謂宜用且縱樞還使未須遣設今秋出沒決可支吾（七月十七日奏）

詔從其請七月二十七日指揮而羌人悖慢至欲與朝廷為兄弟國九年三月其後吳璘為宣撫使進兵取三路遣間詰之凡六七往終不報已而與金人合奪我會州紹興三十三年久之虞丞相撫蜀與其權臣任德敬結約甚密王公明再使遂以蠟書遺德敬約以夾攻會德敬伏誅羌人得而上之范致能出疆金人因以責我乾道六年其反覆不可信如此初金人既併遼地乾順事之甚謹金人踵遼人故事冊為夏國王歲時入貢逺今百年矣嘉定二年夏人始為

韃靼所攻遣使求援金主允濟新立不能救韃靼至興元而返夏人恨之金人亦為韃靼所擾勢益衰夏國遂叛改元光定時辛未春矣光定之四年其左樞密使吐蕃路都招討使萬慶義勇者令蕃僧減波把波賫蠟書二丸至西和州之宕昌寨欲與本朝合從而為犄角以恢復故疆蕃兵總管傅翊得而上之時嘉定七年七月也董仁父初入蜀不之報由是敵訊中絕

韃靼款塞蒙國本末

韃靼之先與女真同種蓋皆靺鞨之後也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也在長安東北六千里東瀕海離為數十部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迸入渤海惟黑水完彊及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混同江即鴨緑水也）乃黑水遺種也其居陰山者自號為韃靼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太祖太宗朝各再入貢皆取道靈武而來及繼遷叛命遂絶不通因為契丹

所服役神宗嘗欲自青唐假道以招之然卒不能達也韃靼之人皆鹵裂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秋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止以射獵為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盖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賜錢執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晋鐵錢皆歸韃靼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强方金人盛時韃靼歲時入貢金人置東壮招討使以統隸之魏王既立韃靼特默津

始叛自稱成吉思皇帝山東河西皆為所踐而不能有
也嘉定七年正月九日甲戌夜三皷濠州鍾離縣北岸
吴團鋪有三騎度淮而南水陸廵檢梁實問所由三人
者出文書一囊繒畫地圖一册云韃靼王子成吉思遣
来納地請兵翌日守臣知之遣効用統領李興等以本州
不奉朝旨不敢受諭遣之又翌日遇諸廟壇遂即以木
筏送之而去先是有楊安兒者李全之婦翁也見金人
政亂起兵叛之踐蹂山後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韃

鞑靼既圍燕京不能下乃分兵狥山東地諸盜往往應之韃靼兵至濟南遣三十七騎護三人者而來又以三百兵送之過邳州奪舟渡河而西既為所却路絶不得歸匿虹縣之白虎湖中後三日縣遣人捕送泗州或謂三人者其一則韃靼通事其一則所虜金人莫州同知其一則漢兒也因此遣邉吏查執後有似此者即驅而去之違者從軍法且上其事於朝時特黙津者寔已彊大然但居其故地乃在於燕雲置行省而命其大臣薩木哈領

之所謂大帥國王者也其大將曰哈布爾又有蒙古國者在于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古部金人謂之蒙古也亦謂之萌骨人不啖火食夜中能視物以鮫魚皮為甲可以捍流矢自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年宗弼即烏珠所謂四太子者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其要害乃反厚賂之其酋亦僭稱祖元皇帝至金亮之時與韃靼並為邉患其來亦久矣蒙人既侵金國得其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不全類蒙人而漸有火食至是韃靼乃自

號大蒙古國其邉吏因以蒙韃稱之然二夷居止以東西為界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為一名也盖金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禦蒙古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隷韃靼西夏乃蒙古所據盖武竒邁創之業有二十七團寨而韃靼之境東接臨潢府西與夏國為隣南拒靜州北抵大人國無城池屋宇可居但為氈帳擇便利水草而即居焉不知耕織製皮為裘以牛羊為粮食人皆狡獪堅忍嗜殺不知歲月以草青一度為一歲

亦無文字每調發軍馬即結草為約如使人傳達急於星火或破木為契上刻數劃各將其半遇發軍以木契合同為驗所謂生韃靼也又有白黑之别今特默津乃黑韃靼也而與白韃靼皆臣屬於金人每歲其王自至金界貢賦之場親進奏金人亦量行荅賜不使入其境也金主璟之明昌元年庚戌本朝紹熙元年白韃靼王者乃攝叔之弟殺其兄而自稱王其攝叔之子白波斯方二歲金人取歸其國養于黑水千户家泰和七年丁卯本朝開禧三年春攝

叔至瓌州進貢金乘其無備醉而殺之復立白波斯為王遂遣還國始白波斯在黑水千户家見其女悦之至是欲娶之為妻璟不從白波斯偲怒叛歸黑韃靼以此黑韃靼益强漸併諸侯之地遂起兵攻河西諸路不數年而河西州郡悉為所破又虜夏國之偽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大安三年春辛未本朝嘉定四年韃靼王特黙津入貢金主允濟將襲之事覺其秋韃靼始叛崇慶二年春癸酉本朝嘉定六年遂犯燕京其秋允濟殺死此以上之事詳見韃女真南徙事中

鞑王特默津留大酋薩木哈圍守燕京自將所降楊伯遇劉伯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同韃鞑大軍分為二路攻取河北河東及山東諸州郡伯遇者蔚州吏伯寧者集寧縣射士也是時中原之兵皆遷往各處山後一帶防禦無兵可守悉遷鄉民為兵在土城守禦韃鞑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遥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所至郡邑皆一鼓而下自貞祐元年冬貞祐元年即崇慶之二年至寧之元年也十一月至二年春正月凡破九十餘郡所破無不殘

滅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者幾盡所有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卷而去其焚燬屋廬而城郭亦坵墟矣惟是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即破二月復還燕京韃靼粮乏燕京軍民餓死十四五而金主珣遣人議和特黙津欲得其公主及護駕將軍十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絲繡衣三千件御馬三千匹其金銀珠玉等甚衆又請左丞相完顔福興為質珣乃遣人來選女時公主見在七人惟允濟少女

小姐姐最秀遂以予之又令珣鄉其國遥拜珣不敢拒又以薩木哈圍燕京之久未嘗鹵掠欲得犒軍金帛珣亦從之韃靼遂歸居庸關在燕京之北一百一十里路隘隘守兵數萬欲俟韃兵歸而擊之其完顏福興在軍中傳金主命已與韃靼議和不許擅出兵於是無敢動者韃靼過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遂引歸其年三月也五月金主珣遷都汴京韃人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講和為疑我

之計耳秋八月復引兵攻中原州縣冬燕京之糺軍叛與韃靼共圍燕京三年春乙亥本朝嘉定八年東平之援兵五萬直至長安次遇韃軍不戰而潰大名之兵八萬至固安亦潰散惟真定之兵四萬合保涿援兵一萬而至施風寨乃與韃兵戰凡二百戰粮絶而敗自是内外不通其五月燕京破山東羣盜大起楊安兒者本淄州之皮匠也金主璟太和間殺人亡命為盜於太行有衆千餘璟招降之貸死流于上京及韃靼入寇金人命為副統軍

令招必勝軍三千人以迎敵軍大敗而竄往山東聚衆金人討之安兒與其徒數人入海爲舟師所殺又有郝人者名儀以貞祐二年春（甲戌本朝嘉定七年）據山東叛僭號大齊改元順天金人遣花帽軍生擒之而磔於開封市又有劉二姐者亦名盜也其女劉小姐亦聚衆數萬人皆爲花帽軍所破秋韃兵自從河東渡河而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如過山澗輒以鐵槍相鎖連接爲橋以渡之於是潼關失守金主乃急招花帽軍於山東

至十月韃兵忽至杏花營而距汴京止隅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至韃兵復取潼關自三門武津乘河氷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矣金主乃命平章政事胥鼎為大帥專守關隘然陝西諸州間亦有為所破者惟有燕南雄霸數州乃是三關舊地唐樂深沮韃兵不能入金將張甫張進二人據信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又有百八十里遼東宣撫使蒲萬奴者本遼東人乘女真之亂自立為帝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燕代晉魏而有之韃人雖強

不能破也然韃人貪婪初無遠畧既破兩河赤地千里人煙斷絶燕京宮室雄麗爲古今之冠韃人見之驚畏不敢仰視既而斥爲亂兵所焚火延月餘不滅其所積貨財初無所用至以銀爲馬槽金爲酒甕大者重數千兩其俗鄙陋無君臣之别薩木哈所居至用金飾龍牀足蹈金杌子僭僭如此而徵㸃不已燕人患之金主珣南遷之後屢遣使詣韃中求和雖未聽從而賂遺不絶特黙津憐其意欲許之而薩木哈耻於無功堅持不可

特默津謂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死
汝累年不能取盍遂捨之薩木哈不從遣人諭金主曰
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而金國之羣臣
亦不從有言於珣願以死雪國恥者珣亦為之感憤也
遠事不可盡知姑志其畧 特默津北人書來以為特默津薩木哈山東人或以為名摩睺羅以為名合謀理未知孰是又云韃靼所遣渡淮三人其一乃河北張三深士人也

建炎雜記乙集卷二十